



18
岁的初体验

韩国百万读者鼎力推荐

〔韩〕殷美姬 著
南燕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现在回头來看
那时
其实美丽至极
那些痛苦
艰难
矛盾也是那样的炫彩
想来也就是因为那些矛盾和痛苦
我的18岁才能成熟也
那么饱满

上架建议：文学·青春小说

ISBN 978-7-5313-3202-2



9 787531 332022 >

定价：20.00元



18岁的初体验

韩国百万读者鼎力推荐

〔韩〕殷美姬 著
南燕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殷美姬 2007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6-2007 年第 14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8 岁的初体验 / (韩) 殷美姬著; 南燕译.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5313-3202-2

I. 1… II. ①殷…②南… III. 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1520 号

本书原为韩国 Eroom 出版社 2006 年韩文版, ISBN 89-5707-306-X。2007 年由作者殷美姬授权春风文艺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

版权专有, 翻印必究。

18 岁的初体验

责任编辑 寿天舒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华审视觉

版式设计 李福特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责任编辑 E-mail: shoutianshu@126.com

联系电话 024-23284390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廊坊北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65mm×235mm

字数 173 千字

印张 12.5

版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13-3202-2

定价 20.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316-2013508

目 录

- o.k 便利店 /1
回家的路 /8
山茶姑娘 /19
幸福的妈妈 /31
冤家路窄 /38
破碎的神话 /53
失去的歌 /56
盛夏恋歌 /66
序曲 /76
汉江边上的孩子们 /90
永远常在吧,鼓励奖 /101
便利店小屋 /113
妈妈,妈妈,我们的妈妈 /119
贤珠不见了 /127
飞啊,飞啊,向上飞 /136
孤独难耐 /140
想变成星星的孩子们 /146
快餐 /150
黑暗的另一边 /157
迷路 /161
二十四小时外卖茶坊 /168
凡·高的画册 /175
妈妈回家 /182
爸爸归来 /186
19岁的纯情 /190
为我的人生干杯 /194

o.k 便利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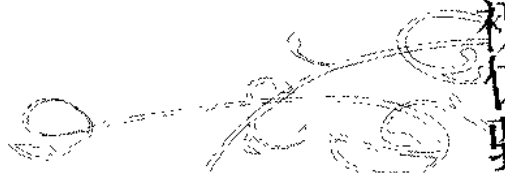
窗外一片炙热。大白天的热气将平整的柏油马路晒得软软塌塌。道路两旁密密麻麻的建筑物被刺眼的阳光吞噬。人们极为厌烦地抱怨说这真是百年不遇的杀人热天。尽管如此,仍有几个勇敢的老汉头顶烈日下地锄草,结果却命送黄泉。一群孩子为避暑钻到河里,不小心失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电视画面上,夺走孩子们生命的水流仍旧若无其事地在阳光下粼光闪闪,泰然而悠闲地继续诱惑着他人。

每个死去的人并非我亲眼所见。整天闷在家里也一样可以了解外边的世界。不必特意去打听什么,独自兴奋不已的电视会非常细致地、亲切地为你反复地讲述这世上发生的每件事情。

昨天也有一人死于酷暑。电视上一个身穿浅蓝色套装的女记者手拿麦克风,毫无表情地报道着。工地的一个工人悬挂在脚手架上做工时,因中暑从十层楼上一脚踏空坠地身亡。现场画面上看似出事工人的安全帽正在烈日炎炎下滚动着。

不管怎么说,这样死去的人还算是幸运,毕竟公司会赔给死者家属相当数额的赔偿费。家属们虽然失去了挣钱的一家之长,却还可以靠这些赔偿费维持一段生活。这显然要比那些因溺死或不明原因的骤死而一分赔偿费也没捞着的人要强得多。

其实,世上比这更坏的情形有的是。看看周围,不是有很多一家之长





整日喝得烂醉如泥，然后弯着腿趑趄地回到家，像打狗一样狠打家人？他们还会非常敏捷地把藏在隐秘之处的钱翻找出来，拿到赌场全部输掉。让人更感到悲哀的是，如今却是连狗也不打的时代。人们反而会给狗喂营养均衡的食品，不同季节给它穿不同的衣服，带它去爱犬美容店梳洗毛发，修剪指甲，并给它戴上各种装饰。

当今社会真是人不如狗的时代。住在我家隔壁的大妈就是个实例。我们两家之间隔着一堵只比我高一点的水泥墙。这位大妈靠给餐厅干活或做些零工辛苦地赚钱养家，可每当她赚钱回来，她那长着蒜头鼻、一瞪双眼能吓死人的丈夫就会对她拳打脚踢，粗暴地抢走钱，然后没过多久就会把钱花光，回到家后又是一顿暴打，直到他解气为止。

隔壁大妈来我们家时，脸总是青一块紫一块。她时常慨叹自己命苦。

“我早晚会被那老家伙折磨死。你说他长得傻子似的，怎么就能那么准儿地把钱找出来呢？真是活见鬼了。不管我把钱藏到哪儿，那老家伙都能闻到钱的味道。他那狗鼻子，他倒是靠它去有钱的地方赚点钱回来啊。怎么就只会抠家里的钱呢？”

伴随着她的每一句话，嘴边像花一样散开的淤青就会一抽一抽的。

“所以说，大嫂，你干吗要去赚钱呢？你看我，你以为我是没能耐才待在家里的吗？自古以来男人这种动物就是需要调教的。”妈妈回应说。

“贤英的爸爸老实，所以才挣钱给你。我们那个老家伙不行。如果我不出去干活，我们全家都只能坐等饿死了。”

“那是因为大哥依赖你惯了。大嫂你就死待在家里看看。口渴人必然会去挖泉的，大哥也就不得不出去赚钱了。”

“那也得看是什么人了。我们家那老家伙如果是那种人，那当初我也就不会出去干活了。”

话音刚落，隔壁大妈便从隐隐约约地写着“娜丽美术学院”的紫色手提包里拿出两张叠了又叠的1万元纸币塞到妈妈手里。隔壁大妈的手比男人的手还大，还粗。

“这是什么？”

“大妹子你先拿着。这是我昨天剥了一天蒜赚的钱，那死鬼要是闻到了钱的味道，就又会打我，然后把钱抢走。过几天就是秀子的生日了，我想用这钱买点肉和海带给你过生日。”

隔壁大妈像是憋了好久似的，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这口气呼得太长太沉重，她的表情也跟着憔悴苍老起来。

“那好吧。”

妈妈把蓬头大妈递过来的钱一层一层地打开，确认了一下钱数。

“大嫂，这是2万元。以后可别向我多要。你看好了，是2万元，对吧？以后可别赖着说给了我4万元。”

过生日是假，寄存是真。妈妈认真地在隔壁大妈眼前晃了晃那两张纸币。

“哎哟，知道了。我哪能那样啊？大妹子也真是的。”

“不是说人说谎，而是现实逼人去说谎。”

“哎哟，知道了，知道了，你就别担心了。行了，我也办完事了，该走了。”

“再待一会儿走呗。”

“没准儿就这会儿那老家伙就回来呢，我得在家待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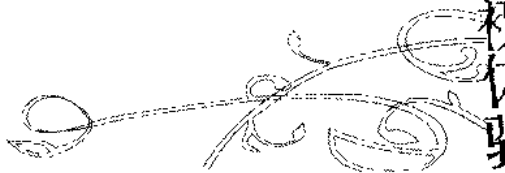
“大嫂你也真是本性难改啊。”

身穿肥大褪色的T恤粉红色薄短裤的隔壁大妈站了起来。她那像面板一样又大又平的屁股因为站立而下沉。

“俗话说，宁肯和狐狸一样的女人一起生活，也不能跟熊一样的女人一起过，我看这蓬头大嫂就是熊。拼死拼活地干活养家，要是能听到一句好听的也行啊。”

为了省钱，隔壁大妈每次去烫发时也都只用别人用剩的发卷，所以她的头发总是蓬松的。也正因此，我们家人都叫她蓬头大妈。

妈妈溜看了一眼消失在门外的蓬头大妈的背影，小声地咂了咂舌



头。

看见妈妈瞬间就改变了表情与语调,我内心不禁泛起一丝苦涩。不过,也许妈妈说的是对的。不懂得厌恶与憎恨,又怎敢自恃明白爱情的真谛、爱情这种情感?

我在一家便利店打工。1点25分,我待在打工的便利店里,望着外面的世界。离下班时间还早得很。外边依然是白日中天,我却冷得浑身上下直起鸡皮疙瘩,在烈日下走着的人,表情是多么疲惫啊!

我很冷,但却不能因此就走到外边去或是关掉空调。为迎接顶着烈日而来的顾客,空调要一直开着,我也必须时时刻刻做好接待客人的准备,就像放入硬币按下按钮之后可以自动吐出所需商品的自动售货机一样——机械反复。连店里的空调都是一样,不管有无顾客,总要不停地运转,从早到晚。

店里没有顾客,真让人感到冷上加冷啊!

天气过于炎热,人们也不大愿意出来走动。即使要出来,也大都在热气已消散得差不多了的下午时分才溜溜达达地出来,或是如夜行动物一般干脆晚上出来。下穿短裤、脚穿拖鞋,目光呆滞,来到便利店买走冰箱里冷藏了一天的凉啤或烟和彩票的客人是老板的衣食父母。

没有顾客,肢体上像是舒服了一些,可并非如此。因为老板正坐在办公室里通过摄像头监视我。我必须自己找点事做:打扫摆放有紫菜包饭和三明治的售货柜台周围,将店里的商品陈列整齐,四处走动查看商品上是否落有灰尘,如果有,就要把灰擦掉,这些都是我的工作。当然,顾客吃盒装方便面或紫菜包饭所用过的桌子我也要擦抹干净,垃圾桶周围流淌出来的泡菜汤或方便面吃完后留下的残渣冷羹我也要打扫,地板也要用拖布擦,查看保质保量期的工作也不能遗漏。但是工作也有做完的时候。有时做完了闲下来了,却因碍于老板的脸色,而会无缘无故地感到不好意思。在经济效益都不大好的今天,花钱雇营业员有谁会不心疼?这里

也毫不例外，经济效益一样不尽如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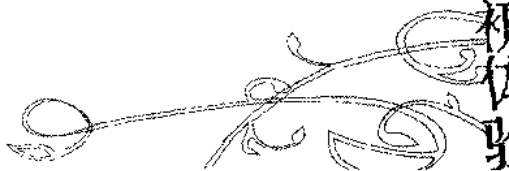
平时，我一般都在下午放学后晚些时候或星期天一整天来这里工作。因为现在是放假，所以我每天早来晚归。工钱是每小时 2300 元，工作时间是从早上 9 点到晚上 9 点，一共是 12 个小时，这样我一天可以挣 27600 元。

27600 元，我花季般的豆蔻年华一天就值 27600 元。可不管怎样，这 27600 元对我来说却是个不小的数目。不，或许可以说，这 27600 元是为成就我那更美好的未来所需要的宝贵底钱。什么底钱？当然是我现在正在积攒的大学学费。只要能凑够学费，之后怎样就都好说了。我在拼命地攒钱，为了攒钱，我甚至从未拿我的工资为家里买过一斤肉，也从未给父母买过街边叫卖的 500 块钱一双的中国产袜子。

我们家太穷，没有谁会给我零用钱。不要说拿钱去讲什么品位，就连要维护最低限度的面子问题所需的零用钱、在危急时刻用来保护我这神圣少女之身的备用金也没有，就更不用提学费了。我只能自己去挣钱。整天学校、打工两点一线来回疾走，我的腿出现了浮肿，双眼也全是血丝，红红的，只要有空儿，就会打瞌睡。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战胜这一艰难。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就此退缩，那我的未来将会比现在还凄惨。

看着我被疲劳折磨得像只就要病倒的小鸡，有人心疼地劝告我：“用打工的时间努力学习怎么样？那样就能获得好成绩，有了好成绩不就能得奖学金了吗？仔细想想，这样不更好吗？”

这好像是我们班主任老师说的话。不过这显然很不现实。我还不是那种足以让周围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天才，而且生平也从未参加过一次课外辅导。也就是说，我只是从未被摘剪过的野草灌木。今天，能有几个孩子不参加课外辅导就能考出好成绩？以前，家境困难的孩子，只要头脑够聪明，或许可以混出个名堂，有一个不错的未来，可如今，这只能是痴心妄想。穷人家的孩子永远都摆脱不了贫困。这就是物质主义横行的当今世界的真理、道义与正义。



不仅仅是这个原因。放学后，我必须马上赶着去打工，根本没有时间去复习学校里学的内容，而且由于经常缺觉，上课时我时常打瞌睡，也无法记住满满当当的课堂内容。显然，我没有能力去争取奖学金，而那些劝说我的人也只能是太单纯透顶或是傻瓜白痴。

“给我一份刨冰。”

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一个裸肩露背的 20 岁出头的女子，直奔收款台而来。她的脸被晒得通红通红，肩挂一个蓝色塑料大背包，下穿一件刚好遮住屁股的超短裙，手拿一把可以在文具店买到的小扇子，不耐烦地扇来扇去。

“您要哪种？要只有刨冰的，还是要红豆冰山？”

“要红豆冰山。但不要放太多的红豆，要多放点冰。”

红豆冰山是 1500 元，放有橘黄色的橙子糖汁或猕猴桃色糖汁的刨冰是 1000 元。一般像眼前这种 20 岁出头的苗条女子都极其苛刻，所以在接待这类顾客时，一定要尽量放低姿态去迎合她。不然，她十有八九会挑三拣四，大声吵嚷，牢骚一通，最后连钱也不付就一走了之。如果这样，我那极度吝啬的老板就会吵着从我的工资里扣除这一损失，结果还是我倒霉。不管怎样，顾客就是上帝，我是自动售货机，所以我绝不做有失本分的事。

我把冰块放入刨冰机之后按下了按钮。噤噤噤噤，噤噤噤噤。用塑料制成的刨冰机抖动着的，向外喷吐白白的冰沙。很快，冰沙就填满了杯子。为了照女子的要求多放点冰，我用一次性小勺将白白的冰沙向下压了压。粉红色塑料小勺下的冰沙相互挤压，或是结成小团，或是融化成水。我在上面又放了一些冰沙，然后又添加了一勺红豆、奶油色的冰淇淋和各种颜色的刨冰用小年糕，把它递放到了女子面前。

女子心不在焉地接过刨冰突然大声叫嚷起来：“这什么呀？都拌不动？”

“冰太多了才这样的。等一会儿再拌吧。冰化了就会好一些。”

“红豆也太少了。”

“您说要少放红豆，多放冰，所以没敢多放，要不我再给您添点儿红豆？”

“那也太少了。”

“对不起。那我再给您重做一份吧。”

“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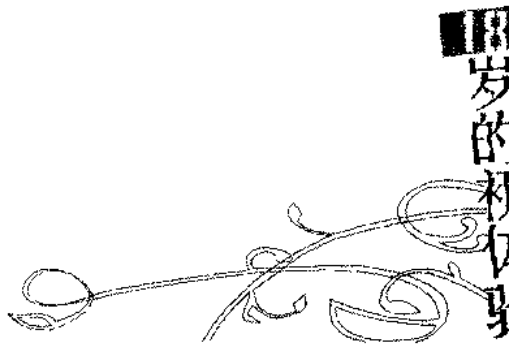
“对不起。”

女子皱起眉头，很不客气地撇出了一句话。我两手双合，恭恭敬敬地鞠了躬之后，从女子面前走开。

老板肯定又在看着挂在小屋墙上的监视摄像机的画面，而且会是一副极其不满的表情。这个顾客一走，他一定又会跳出来大声地教育我一番。他会责骂我说：不管顾客说什么，你都应该遵守公司规定的比率，公司规定了可调出最好味道的比率，你怎可以随意改变？一句话，就是不要管顾客的喜好和口味。但不管怎么说，刚才那个女子还是交了钱，今天我的工资算是拿到手了。

女子先是用勺子使劲儿杵了两下冰，冰融化成水之后，她就呼噜噜地将一整杯全都喝完，走掉了。这样炎热的大夏天，能喝到这些就应该谢天谢地了。

本以为顾客走后会马上跑出来的老板，居然没有出现。早上上班时，他红肿着双眼说，可能是亚热带的原因，昨晚一夜没有睡着。估计现在他正在那间当做办公室的小屋子里补昨晚的觉呢。这使我很高兴，因为不用再听老板那番令人厌烦的训话了。如果总能这样就好了。



回家的路

今天腿特别沉。站着干了一整天的活，腿肿硬得好比一截木头。没有顾客时，本是可以坐在凳子上稍微休息的，但是老板却看不得营业员傻傻地坐在给顾客用的凳子上，他叫我要以整洁的服饰和优美的姿态恭候随时都有可能光临的顾客。他会时常提醒我注意蓝色衬衫上的公司标志是否弄脏了，衣服扣子是否开了，说话的语气是否足够恭敬，嘴角是否经常带着微笑。每当这时，老板眼镜背后的小眼睛就会上下不停地转动，那尖锐的目光仿佛透过我身上的层层衣服落到我裸露的身体上，这让我觉得非常恶心。但我从未表现出这种不耐烦。

“手指甲要剪干净，头发要梳利落。顾客进出的时候，要大声问候‘欢迎光临’‘再见’。不是说一言抵千金吗，留着不说干什么？要多说。没看见日本人吗？顾客走之前，得点头哈腰多少次。有谁会不喜欢别人给自己点头哈腰？”

额头窄得让人发闷的小个子老板一边用手向上推眼镜，一边重复着他百说不厌的训词。每当用力说话时，他那两片薄薄的嘴唇之间就会喷溅出很多唾沫星儿，让我很难堪。为了不让老板感到尴尬，即使唾沫星儿直接喷到我的嘴里，我也只能咽也不是吐也不是地让它尴尬地留在那里。可是老板的唾沫攻击却永无休止。有好几次想推开老板跑掉，但每次我又都强忍住了，我要为我的未来着想。

一般的小铺不过是摆放上一些不起眼儿的物品来赚取孩子们手中抹有鼻涕的小钱,而我了解老板的野心就是不想让自家便利店如同那样的小铺。身为拿人钱为人干活的打工仔,对于老板的要求,乃至他那令人作呕的唾沫攻击,我不想加以任何评判和表示任何不满。因为我也同意老板的观点。

在这家规模很小的便利店,我出卖着自己宝贵的豆蔻年华,虽然我也一样拥有着我的自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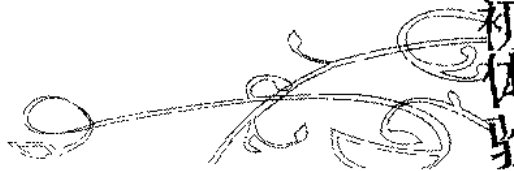
“现在的孩子真是不懂得钱的珍贵。我们那个年代连10元钱都爱惜得不得了。”

老板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但我知道他这话是冲着我说的。早早就踏入打工队伍并练就一身钢筋铁骨的我是很会察言观色的。对于我来说10元钱也是大钱,我很想纠正老板的话。缺了10元成不了1万元,也成不了10万元,更成不了100万元。对于我来说,10元永远是用来添补什么的数额。所以我很想恳求老板能够给我提升这10元钱的工资。

一整天走来走去,腿已经肿胀得非常厉害;空调里吹出来的冷气也让我的头如针扎般刺痛。看来,今晚又不能学习了。当然有时也是在找借口不学习,但我确实很想按照我制订的学习计划来学习。如果不这样,我很可能连大学的门槛儿都进不去。但是,我这种预想的努力每次都因现实的困难而成为泡影。

今天也不例外。洗漱后回到房间里,我一定会被瞌睡虫弄得什么也做不了。我又会趴在书桌上呼呼大睡,书缝间流淌着湿漉漉的口水。这恼人的口水完全破坏了我的形象。常常因这讨厌的口水,让我经常成为弟弟妹妹和妈妈嘲笑的对象。也不知为何我的口水那么多。不仅把我的脸弄得黏糊糊的,而且还在书上留下一大片痕迹。有时很像韩国的地图,有时还很像一幅抽象画。但我对这口水却始终是无可奈何,这使我更加恼火。

嗡……嗡……嗡……被弄成振动状态的手机在包里颤动着发出嘶



哑的声音。不用看就知道是硕玄。这家伙，一整天去干什么了，现在才来电话。

“喂。”

我打开手机盖儿，故意压低了声音。

“你在哪儿？”

果真是硕玄。

“刚打完工，在回家的路上。”

“太好了。我还怕你已经回家了呢。我现在去你那儿，一会儿在游乐场见。”

“不行。我今天太累了。”

我故意傲慢地回绝了他。

“别这样，见一下再回家嘛。”

“我说了我很累。”

“就你累吗？我也累啊。”

你为什么累？这句话好像马上就要从我嘴里很生硬地蹦出。但我怕这样一说反而显得我更加可怜，便强忍着没有说出口。也许有些人喜欢被别人同情，但我，也许是因为自卑心理，非常讨厌别人担心我或瞧不起我。如果这个人就是硕玄，那我就更反感了。虽然现在很多方面我还不如别人，但我相信我以后一定会生活得很好。就是为了将来生活得更好，所以我今天在便利店里也向比我小的女孩儿用敬语，在便利店里卖鼓鼓囊囊的彩色避孕套和连名字也不知道的外国烟，在便利店里忍受着老板的训话。

“我这就出发！要是晚了就等一会儿，别先回去！”

话机里硕玄用一种命令的口气在说。

“别来。”

“你生气了？因为电话打晚了？”

“我？”

“不是吗？”

“你别做梦了。”

被人猜中了心思，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但我还是假装不是那么回事。

“反正见一下吧。今天有事，所以电话才打晚的。”

硕玄如此苦求，看来见他一面也无妨了。毕竟我多少已挽回了一点自尊。

“行了，知道了。但是我很累，所以只能见一会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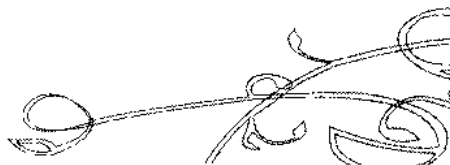
“行，行，知道了。你什么时候肯多给我时间了？”

话机里硕玄的声音一下子变得明亮起来。

皮肤白皙的硕玄是一个富裕家庭的长子。爸爸是私立大学的教授，妈妈是高中语文老师。硕玄长着一米八的大个，五官大而端正。这样的他无论走到哪儿都很引人注目。可就是这样的硕玄居然会为赢得我的心而战战兢兢，真是再没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事儿了。

和硕玄一起上补习班和课外辅导的同学中，有几个女生会时不时地给硕玄送礼物或写点信什么的，向他积极展开求爱攻势，但硕玄却因一心对我而丧失追求其他女孩子的乐趣。不过，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也许在某一瞬间硕玄就会为某个过于主动的女子的真情感动而变心。我时常为此而感到不安。都说最没心没肺的就是男人了，没有什么可以保证硕玄不被勾走。人往往是因某一瞬间的一点小事而被迷惑住，而不是在讲风度、营造氛围这样按部就班的筹备下才相互吸引，人与人之间的奇妙感觉总是因预想不到的反应或模样，或是在不经心的那一瞬间才产生。所以，每当硕玄满不在乎地说起那些女孩子时，我都会感到有些局促不安。

我从未主动给硕玄打过一次电话或买过一次礼物，生日礼物也没买过，更不用说那些幼稚的百日纪念、千日纪念，情人节、光棍节、圣诞节的礼物了。在大家都在为这些只不过是赋予数字以特别含义的节日里忙碌不已的时候，我却从未给硕玄送上一份包装好的礼物或是一封信。在





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幼稚的孩子们才会去做的事情。

硕玄的电话让我感到很轻松,就像是刚刚完成了耽误下来的作业一样,同时一直滞留在心中的那种疑惑也一下子云消雾散了。我不自觉地开始哼起了歌。就因一个电话,人的情绪就能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人的感情真是太脆弱了。所以说,人的感情是不可信的。为瞬间可变的感情发誓,拿未来做赌注,真是太大的冒险,太大的赌博,想一想都觉得很恐怖。但是又能怎样。可能就因这种冒险性和赌博性,这瞬间的誓言和一生的奉献才显得更富有深情,更富有光彩。

硕玄的父母也真是很为难。硕玄喜欢跳舞,而奇怪的是他们却非常厌恶跳舞。硕玄有一张酷似米开朗琪罗雕塑的脸庞,还拥有一副高挑儿的身材。在舞场,他是最惹人注目的一个。校内艺术节上,在各种照明下,一挫一顿地摇动着舞姿的硕玄比职业舞手还要帅气。席间观众都如同屁股上安了螺旋桨一样不得安宁地蹦跳着,并大声呼喊硕玄的名字。而只有硕玄的妈妈从头到尾一直紧绷着脸,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开座位。硕玄妈妈淡妆,齐肩短发,苗条身材,身着缝有金色纽扣的粉色套装,脚上穿着相同颜色的矮跟鞋,有种难以猜出年纪的美丽,但却也很冷。

“您好!”

当她目视下方,以适宜的步伐和速度走过通道,走近我时,我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向她问候了一声。面对突如其来的问候,本以为从她那涂抹了混有亮彩的粉色口红的双唇之间会漏出一丝微笑,结果她却是不动声色地走掉了,带着那副招牌似的冰冷的表情。她身后不知是玫瑰香还是兰草花香久留不散。这种香味儿和我那不懂事的妈妈所用的古龙水的味道完全不同,淡却余味袅袅。看着她的背影,我很想学一学她走路的姿势,那种走路时肩膀动也不动的姿势,不像我那样慌忙地跑着走,也不像我妈妈那样晃动着臀部走,更不像蓬头大妈那样弯着腰歪歪斜斜地走。她就如同滑过水面一样,轻轻地走出了人的视线。

硕玄其实长得很像他妈妈。挺鼻梁,大眼睛,端正的嘴唇,简直就是